

潮州潮人

温亚军

第一次来潮州，就被这里的“潮人”所吸引。

历史上的潮人

唐宋“八大家”之一的韩愈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韩愈不是潮州人，在元和十四年因为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，他上表力谏，得罪了皇帝，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当时的潮州属蛮荒之地，偏僻落后，韩愈在潮州为官只有八个月，却恶溪除鳄，释放奴婢，兴办学校，他为官一方，造福百姓。潮州之所以能成为岭东的文化中心，韩愈延学兴教功不可没。潮州百姓为纪念韩愈，将山水改姓韩，有了韩江、韩山。韩愈字昌黎，便有了昌黎路，有了昌黎小学，韩山上则有韩文公祠。

来到潮州，不去拜谒韩愈这位历史潮人，就像到了北京不去登长城一样遗憾。顾不得天气炎热，我们一行兴致盎然地去往韩文公祠，与这潮人相逢。

韩文公祠依山而建，层次分明，前落是韩祠的主体，后落是侍郎阁。拾级而上，面前的石阶共有51级，是纪念韩愈51岁时到潮州，可见潮州人对韩愈的敬仰之情，每个细节都不含糊。石阶平台上竖着一座高大的石雕牌楼，匾额上书“韩文公祠”。据记载，旧的石牌坊是明朝天顺年间所建，可惜早已损毁，牌坊上的对联倒是留传了下来：佛骨谪来，岭海因而增重；鳄鱼徙去，江河自此澄清。

正殿左侧有碑刻“功不在禹



潮州古城 来自网络

下”，出自韩愈自己的文章，是韩愈称赞孟子的话，被后人反过来赞美了他。他来潮州之后除以上功绩，还积极发展农桑，修筑水渠，引水治水，其功若古代的大禹。

对于韩愈的评价，最为世人熟知的是宋代苏轼撰写的一篇碑文《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记》，这是苏轼应潮州郡守王涤之邀而写。文中苏轼将韩愈比作浩然正气的化身，因而能够做到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。只是，这块碑历经三番五次损毁，没法还原苏体真容了。为此，潮州市文联的陈主席组织人手，借助高科技，从苏轼的所有字帖中拆分出偏旁部首，用了一年多时间，用电脑“还原”了碑文。

印象神农溪

曹孝平文图

人们常说熟悉之地无风景，我也概莫能外。

看了电影《飘洋过海来爱你》后，片中纯朴地道的纤夫形象，逶迤绵延的峡谷溪流，惊心动魄的绝壁险滩，涉水拉纤漂流的号子声，吊脚楼里新娘的哭嫁歌，溪畔巴人祭祀跳起的“撒尔嘴”……让人回味无穷，对这个真实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愈发心驰神往。

趁着有时间，乘坐长江游轮顺流而下，直奔湖北省巴东县神农溪景区。行至巴东境内，转乘一艘小船逆流前行。当“神农溪”三个遒劲大字跃入眼帘时，电影中那一帧帧神农溪美景也随之真实地在眼前铺展开来，不由心沉意醉，恍若进入世外仙境。

全长约60公里的神农溪，溪水幽平，一点不逊色千岛湖。溪中穿行，已不见古铜色赤身的土家汉子纤绳勒肩，一步一个脚印拽舟而行的原始古朴，也没了滩边鹅卵石堆砌、浅水鱼虾相逐的荒野逸趣，更未逢着陆游笔下“暂借清溪伴钓翁，沙边微雨湿孤蓬”的寄情山水者。



先安葬于凌空绝壁之上，让逝者在一个青山环抱、碧水环绕、宁静幽美的环境中永得安息，也算是对逝者生前遗憾的一种弥补吧。

船行至溪之源头，游人纷纷离船上岸，陶醉于土家族风情音乐剧《巴山恋》。而我则钟情于神农溪秀美的自然风光，一个人漫步岸边，搜寻着诗圣杜甫笔下“迢迢水出走长蛇，怀抱江村在野牙。一叶兰舟龙洞府，数间茅屋野人家”的别样景致。

未行多远，便见两条“豌豆角”小舟停于溪旁，渔夫正在撒网捕鱼。远处，青山如黛、云雾缭绕，土家村寨若隐若现。山高林密处传来时而高亢时而婉转的山歌，虽听不懂歌唱的内容，但那拖着长长尾音的“伙计”却清晰入耳。大概，这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土家族山民在歌唱他们惯常的听风赏月、看兽走鱼游的自在生活吧。

流连于水光山色，肩挎相机的我一时竟忘了举起，多多地拍下这满溪的美好。好在，美景已然摄入心中。

神龙溪，带着向往而来，满载眷恋而归。

下图：神农溪

木雕中的潮人

潮州有先贤治学思想的引领，后世对教学育人尤为重视。潮州湘桥区意溪中学就是典型代表。这个学校虽是乡村中学，却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教学的必修课，坚持统筹兼顾、寓教于乐，有效地整合校内外资源，制订切实可行的训练和教学计划，开展舞龙舞狮、武术、大锣鼓教学、科研、竞赛、文化交流，拓展多元化校园传统文化特色活动的探讨和交流，让龙狮、武术、大锣鼓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得更深更广。

说来有趣，在卷帙浩繁的《辞海》中，要查出“木”雕一词，必须贯以“潮”字方可查到。“潮州木雕”成为了专有名词，可见其专业性之强，影响力之大。据史料载，潮州木雕在唐宋时已初具规模，至明清而日臻完美，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潮州木雕也有非常鲜明的风格，其形式有圆雕、沉雕、浮雕，更能展示艺术魅力的是多层次的镂空雕，堪称高端艺术品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卓越的创造，是那种穿透、镂空、多层次的“通雕”。

在潮州工艺美术馆，我欣赏到了木雕大师辜柳希的作品，他的通雕吸收了圆雕、浮雕、阴刻以及绘画的长处，融汇成为一种

瓷器里的潮人

独特的艺术形式，他还善于把曲折复杂的故事在一个画面上，有条不紊地联系起来，既照顾到叙事的明了完整，又照顾到造型的单纯概括，既能给人一目了然的印象，又经得起仔细玩味赏品。人物和环境的处理，亦实亦虚，像极了散文与小说的文体，一实一虚，决非自然的仿造，他借用一门一柱一树一石的简单物象，让我们观者在脑海里驰骋遐想。而且，辜柳希大师的构图不受透视法则的约束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形，不强调纵深的真实感，讲究的是疏密匀称，穿插联结，紧凑结实，是木雕艺术的精品。

除过艺术观赏，潮州木雕密切联系着日常实用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更适应百姓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上的需要。在潮州，不管是“居庙堂之高”，还是处民居之陋，随处可见木雕艺术的存在。所以，潮州还有“木雕城”之誉称。

瓷器里的潮人

因为对潮州的不甚了解，所以听说潮州是“瓷都”时，我不免有些惊讶。殊不知，唐代潮州已生产青白釉瓷器，至宋代，城东的笔架山水东窑生产规模更大。因为市郊有飞天燕瓷土矿，资源丰富，品质优良，构成了潮州瓷器发展的先天条件。如今，潮瓷的出口量是景德镇瓷器的两

倍多。

潮州瓷最大的特点在于泥料洁白无瑕，器物具有简洁典雅之美，在中国瓷器领域有其重要地位，再加上工艺师们善于创新，每个阶段都能出现创新，令潮瓷一直能贴合时代审美趋势。值得一提的，潮州的手拉朱泥壶，历史悠久，积淀深厚，演化有序，是潮州陶瓷业的一大奇葩。从清代中期，潮州朱泥壶便独具一格，经300余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改进，潮州手拉壶工艺师的制壶技术和选料、制泥工艺发生了质的飞跃，本地制作手拉壶的泥料及工艺水准，不仅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逐渐赶超宜兴紫砂壶，成就了一大批工艺大师。牌坊街明德园的谢华便是代表人物，谢师傅所带的徒弟中，竟然是些八九岁的少男少女。与他们同龄的“00后”们，大多整天戴着耳机，抱着手机听歌打游戏，可眼前的这些孩子在大师的指点下，每天沉浸在陶泥里，心无旁骛。

朱泥壶的塑造技艺采用的是古老手拉方法，运用手指按一块放在自动转盘上的泥，将泥料自下向上伸延且内外翻转。因为转盘是做圆周运动，所以朱泥壶最终形状也只能是圆润谦儒的，只不过在这些少男少女的手指一伸一收之中，它又会呈现出圆无一相的情况来。所以，每一把朱泥壶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帮热衷于陶泥，在泥陶的方寸天地飞扬的学徒们，实在“潮”得与众不同。

正应了那句“到广不到潮，枉费走一遭。”此行，让我见证了潮州人杰地灵，“潮人”辈出。

（温亚军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著有《西风烈》《硬雪》等作品；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日、俄、法等语言出版。）



行天下

很久以前就听说了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”的说法，使我对黄山的向往。终于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结伴游黄山，也算圆了我的那个梦。

从汤口镇的宾馆出发，很快就到了黄山脚下，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，满眼的绿色让我们感到黄山触手可及。山道蜿蜒曲折，透过车窗，看到的要么是悬崖峭壁，要么是遍布峰壑的黄山松，在一次次的峰回路转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云谷寺。

上了缆车，缆车在空中慢慢升腾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漫无边际的真正的林海。破石而生的黄山松，盘结于危岩峭壁之上，挺立于陡崖深壑之中，或雄壮挺拔，或婀娜多姿，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。

跟着缆车前行，黄山渐渐向我们敞开了怀抱，昨天还是烟雨蒙蒙，今日天已放晴，天空显得格外的蓝，远远望去，几乎不夹杂一丝云彩，与蓝天相接处便是黄山层层叠叠、连绵不绝的山峰，那样的气势足以让人感到惊心动魄。

下了缆车，我们开始徒步上山，一路曲折上行，景色也是千变万化。开始时是遍山的松树，黄山的松树果然身姿奇特，树干婀娜、树冠葱郁，大概是黄山特殊地质和气候原因吧，所有的松树都向阳而生，造成了很多松树都只长半侧的奇特身形。有趣的是，并非黄山所有的松树都叫做黄山松，只有在海拔800米以上生长的松树才叫做黄山松，但不管哪种松树都具备温婉优美的身姿。

路边都是盈盈的绿色，山花不多，只是偶尔的，有一两簇映山红零星地绽放，和残雪一起点缀在一派碧绿之间，打破了其间色彩的贫乏，很是养眼。间或有鸟儿从头顶扑翅飞过，惊起林间残雪一阵扑簌。

随着不断攀高，愈见黄山真面目了，山道边偶见清冽的泉水汩汩地冒出，汇成小溪，飞溅在乱石间穿行，流向远方。向脚下方看去，沟壑深深，石壁陡立；向对面望去，黄山群峰巍峨，陡峭峻拔。峭岩绝壁，布满了岁月刻凿在岩壁上的皱褶，有的山峰清晰可见，有的则是薄雾缭绕，似笼罩着轻盈的纱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挺秀端美。

我们一边攀爬，一边赏景，颇有些目不暇接之感，以形命名的黑虎松，紧密依偎的连理松等等，每棵都独具美丽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登上始信峰，向远处眺望，千峰竞秀，美不胜收，真是黄山峰海，无处不石、无石不松、无松不奇，奇松怪石，相映成趣。位于北海的梦笔生花、“喜鹊登梅”（仙人指路）、老僧采药、苏武牧羊、飞来石等奇观，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块块冥顽不灵的石头凭空有了精灵般鲜活的生命。

终于踏上了光明顶，眺望鳌鱼背、莲花峰，除了慨叹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，已经无法再用词语来形容了。据说黄山一年之中有云雾的天气达200多天，偏偏这天天气出奇的好，无缘见到千变万化、波澜壮阔的云海，心中甚是遗憾。但转念一想虽然没有看到云海，却已足以让我留连忘返了。遗憾有时也是种期待，期待着下次的约会……

回到苏州

范宇



装，而另一只船上则是两名换着各种角度按着快门的摄影师。一个个镜头，定格的不是他们的模样，而是苏州的古典以及忘却光阴的爱情。

在苏州，坐船无疑是行走的最佳方式，却决不是唯一的选择。

一个人在平江路上的街道或小巷中慢慢行走，又是另外一番味道。一切都慢下来了，刚来时，甚至会感觉慢慢有点让人着急。有些院落的大门虚掩着，偷偷从门缝中往里瞄一眼，却看到偌大的一个庭院里，只有一个老人躺在藤椅上小憩，旁边放着一壶茶。也有一些老人围坐在河边，泡着茶，收音机里播放的是苏州的昆曲。时不时，老人们也会跟着哼唱几句，好像人世间的纷繁与杂乱都与他们无关。他们将苏州活成了典型而地道的江南，也让世人见证了最古老的中国。

很奇怪的是，平江路的街道和无数条巷子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，都觉得不够，也不觉得疲惫。苏州是一座永远不会让人厌倦的城市，也是一座长着故乡模样的城市。回到苏州，心情是放松的，是欢愉的，整颗心都是

属于苏州的。

这样的时光过得很慢，慢得像是从石缝间一点点浸润出来的水；这样的时光也过得很快，快得让人来不及防备，已悄然从画卷之中溜走。

当夜幕悄无声息地降临苏州时，平江河上已没有了船，河的两岸升起了红彤彤的灯笼，在暮色中格外抢眼，有古典，有柔情，有诗意，也给人温暖。苏州的夜，像一个温暖的家，或是一张母亲的脸，让人感到熟悉与亲切。

我是四川人，吃辣是一种嗜好，可谓无辣不欢，奇怪的是，吃起苏式菜来，却没有半点的不喜欢，反而享受那份细腻与精致。渐渐有点醉意了，醉在苏州的远古柔情与寻常日子里……

朋友说，苏州日子，就是吃饱喝足。

我非常赞成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苏州的味道。对于一座城而言，还有比这更好的存在方式么？

还未离开，已满是思念。

上图：苏州风光 来自网络